

石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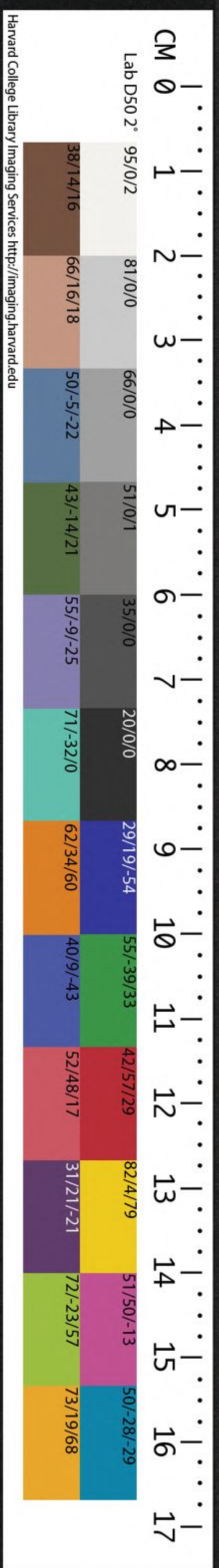
卷一百十九之二十四



13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載記第十九

塔佛大學漢
書館珍藏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

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
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
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叅讚朝化弘昭政
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
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
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
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
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
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
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

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聞安敢過自矜誣以重罪
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
子寔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
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
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
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旣死祕不發喪南陽
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
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
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卽帝
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旣葬乃親庶

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
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
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
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
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
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
衆既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
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
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
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

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詣羌據李閏
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
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
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
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
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
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
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
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
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

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爲大單于所在殘掠
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于長
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
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
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
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及
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
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般
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爲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
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

識者以爲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
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
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爲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
旣剋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
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
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爲儼所殺鎮
西姚謚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
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
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
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

之追至朝郟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
氏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
難討之爲渴所敗姚謚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斂曼嵬前
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遣兄子
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虵玄距却
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
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
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
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
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

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
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
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
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
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
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
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
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
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馬足
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

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
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
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
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
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
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臯征南姚洸時鎮
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
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
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
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

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
金墉旣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
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
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
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
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
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
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臯滎陽武牢諸城悉降
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
戰于栢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

鑿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鑿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嶮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寔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

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謐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澧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

降恢恢舅苟和時爲立節將軍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爲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旣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爲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拔嵩正且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爲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

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旣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

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謚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

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
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
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二謂
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
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
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
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
外草木皆焦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
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

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戢亂
凶旅寔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
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鳴哀之義有足稱焉
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
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羣豪
挾弘霸業假容冲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
北在茲姦略寔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荐棘
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爲幸也子略剋摧勅
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
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

僭燕而藩僞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
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
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
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
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於喪門當有爲之時隸無
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寔談空靡然成俗夫以
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僞境日侵寧堪永貴之
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
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
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繫組而降
軼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寔英果萇惟姦桀興始崇
構泓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終

果

晉書卷一百二十

載記第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為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驛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

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劔懸
焉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
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
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
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
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
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
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
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
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

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
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
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
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
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
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
巴人呼賦爲賓因謂之賓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賓
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
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
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

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實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氏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夷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旣至漢

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人劔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騰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

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率於梁益必貽
聖朝西顧之憂歛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
迎滕滕率衆入州歛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歛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犍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
恣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氏苻成隗伯等以
四千騎歸歛歛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
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
三人部陣肅然歛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
司馬張粲言於歛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
便遣李庠握疆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歛歛容曰卿言
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
在門請見歛歛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歛意旨再拜進
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
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寔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
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之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
蜀而已歛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
等上庠大逆不道歛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
歛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
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

門將許奔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廡怒於
廡閣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奔者廡腹心也特兄弟
旣以怨廡引兵歸縣竹廡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犍
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縣竹之石
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
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廡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
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廡獨與妻子乘小船
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
夷護軍姜發殺廡長史袁治及廡所置守長遣其牙門
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廡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

羅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
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
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
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
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
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
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
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
託言迎家旣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
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廡功拜特宣威將

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
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厥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
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厥爲已功乃寢朝命不以
寔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
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
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
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
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
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
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

勝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
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閭趙楊上官及氏叟
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旣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韉
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
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閭式詣羅尚求申期式
旣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擒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
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
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
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
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

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
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
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
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
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
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
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
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運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
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
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

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
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
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
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
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
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旣
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
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
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
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

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讓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確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舍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陀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璽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臣趙肅爲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廣漢

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

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
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
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
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
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
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
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
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騫碩爲德陽太守碩
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
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
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
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
軍不過二千人與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
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
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
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
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
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
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
說尚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

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諡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

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資育之勇舉爲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廡器異之廡之使庠合部衆多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廡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縣竹平趙廡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

任送付廣漢繫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旣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黃訇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阜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驥迭諫不納

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令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叅軍涪陵徐舉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舉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

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
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勅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
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
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
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僭號追諡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
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
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
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
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鴛以洛陽方亂

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
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
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
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
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
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
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
流涕時年五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載記第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覆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

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特起兵爲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

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父待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卽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后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

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勳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

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羨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驥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不許李驥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
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
故釋纒經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
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
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
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
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已故也願陛
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
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
假復除虛已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僞立其妻
任氏爲皇后氏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
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雋太守李
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
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水土
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
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
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
領軍瑒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辨征
東李壽督瑒弟珩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
瑒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瑒

稚死者數千人。瑒，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切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驥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

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埽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

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疆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驥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母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諡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氏苻成文隗旣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子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

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
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
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
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遂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
令杖大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
爲酗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
雄恠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
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
寤卽還雄爲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
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博納敬
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叔及隴西
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
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
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動
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
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
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
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

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越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珣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介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旣殺班欲立越爲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珣於涪珣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閭氏爲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旣果輕

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鳩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鳩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運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弈爲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

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
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
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
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
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
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
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
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
憚壽深憂之代李珣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

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
壯大而並有疆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
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
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
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
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
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
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
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桓與思明及李奔王利等
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

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日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卽僞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恒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閔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爲獻帝母荀氏爲太后立妻閔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漢嘉

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倏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脩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糒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

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
衆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弈征牂柯太守謝恕
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弈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
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
未逞其志欲會李閔王叟從鄴還盛稱李龍威強宮觀
美麗鄴中殷寔壽又聞李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
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
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傍
郡戶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
充之廣脩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
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
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
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
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僞諡昭
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
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
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旣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
號爲賢相及卽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
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
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

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駕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驥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爲太后妻

李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昌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弈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弈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弈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弈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

之衆乃潰散勢旣誅奔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
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
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旣驕吝而性愛財色常
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
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
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
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
位優之寔欲與分災青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
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智堅等數千人從山
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
南以待王師智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
爲而溫從山陽出江南智堅到犍爲方知與溫異道乃
廻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智堅
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
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
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
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智堅走至晉
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
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
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

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
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綱恢弘澤及四
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卽日到白水城謹遣
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
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
櫬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
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
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
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
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况乎巴濮雜種
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
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
侯之無斷騁馬屬健同聲雲集殲殄蜀漢荐食巴梁沃
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蓋上失其道覆敗之
至於斯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霸業
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
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
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
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彊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

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爨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轡野戰羣龍李特窺釁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羣童

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與所敗光與王鑿討之鑿欲速戰光曰與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與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與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

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旣盡可以滅之鑿從焉果敗與軍從王猛滅慕容暉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爲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旣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

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者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肉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

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旣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獯胡獯胡弟訥龍侯將廵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羅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

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
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
鑠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
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
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叅軍京兆段
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
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臧者相繼矣諸
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
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
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

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安西
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旣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
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
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
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
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
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
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
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
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捷請受過言

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過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將軍金城

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鷓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眞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叅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攻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朞年可以平

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暕
祁連都尉嚴純及閭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
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
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
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
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
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光將彭晃徐晃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
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爲姚萇所
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僞諡堅曰文昭皇
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
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
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
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
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
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
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旣居都尹權高
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
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
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羣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

峻重叅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眚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晃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

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顛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索嘏爲敦煌太守旣而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驛馬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已瑞以孝武太

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
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
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
虜匹勒于三巘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
子讌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
公會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
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
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傳曜考覈屬縣
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
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
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
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
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
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
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
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竇苟討乞伏乾歸
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武
賁呂纂強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
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楊武楊軌建忠沮
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

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度湟河光濟白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部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巴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

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勅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晃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弈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鞬鞬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

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因獸猶鬪况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

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涪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涪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旣倡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

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
算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昺僕射王詳不平慮不
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
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
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曆明天文
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
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
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
氣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
推機爲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

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
事發光誅之曆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
曰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
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
使告業曰郭曆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
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曆明善
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
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
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
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

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
奔郭麇麇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
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麇軍破之遂入于姑臧
麇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
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麇
悠然自若麇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
州牧西平公呂纂擊麇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麇
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麇叛逆南藩安
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麇唇齒卿雅
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

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
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麇巫卜小數
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
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勳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
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人則
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麇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
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麇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
之盛議欲大決成敗麇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
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

合則敵疆我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
敗之郭麇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
麇走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
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
恐將不濟三寇闕闕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
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
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
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疆寇人心
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
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

六十三在位十年僞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
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及堅亂西奔
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祕
不發喪纂排閣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
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
纂不許之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
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
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

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

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劔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卽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勅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卽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

年遂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爲咸寧諡紹爲隱王以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殞身投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髡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

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
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
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
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桓爲
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
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
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
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
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
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豐河爲鹿孤

弟儻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
農所利旣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
下宜且廻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
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儻
檀寇姑臧乃還卽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
得真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
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
祭駿并繕脩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
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脩德政以答天
戒纂納之耆婆卽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

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
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
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
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殄九州當兢兢夕惕經
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
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爲
慮竊爲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
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
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
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

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劄乘之
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檠之變
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
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
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
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
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
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呂隆
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
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駱騰倚劔於壁推車過閣

超取劔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胃奔于宣德堂川
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
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
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
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
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僞巴西公
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
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辯在南城
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
他曰隆超弒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

猶抗言於哀公况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
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
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
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
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
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
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
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四海顛顛人無異
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
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

嘗與鳩摩羅什共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
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
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篡位僞諡纂靈皇帝墓號白石
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
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
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
僭卽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改元
爲神鼎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衛氏爲皇太后妻楊氏
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

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隆
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
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
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
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
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
布徽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
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
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
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

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羣雀鬪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復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脩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

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幾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

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值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髮儁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弒二虜交通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歔慟泣酸感興

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垂纛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朕退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瑯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未固運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

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瞑目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爲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而蕃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磨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

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實業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

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

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卽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容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爲前鋒都督儁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方今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爲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

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爲征南將軍荆兗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爲司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

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全信之乃奔暉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連遭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暨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

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胃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錄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今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旣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

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投干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投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以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實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爲人

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丕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爲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氏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統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旣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

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爲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宮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

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爲農所敗斬越于陣垂
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
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
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爲建義大將軍封河南
王翟檀爲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爲車騎大將軍范
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
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爲燕王
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
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
蹤前列宜述脩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爲

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
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
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闔
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
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
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
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
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
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
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

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
與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
唐衛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
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
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
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
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
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
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
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爲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
常懼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郟城俘馘萬
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
桂洲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
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
知之臣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
今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逾豎寇逼豫州丕迫臣
單赴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
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
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
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

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
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
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不固守匹夫
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
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旣單
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
都應卽息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
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
人事而不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
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
輒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
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
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
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
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
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
士卿旣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
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唾血斷金披心相付謂
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

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鄆不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

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

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黃泥破
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
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
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暉爲
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
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
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
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
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
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
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
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
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
餘人北走幽州垂馳勅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
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薊
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
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
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
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卽尊號具典儀
脩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卽位赦其境內

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以其左
長史庫辱宮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爲
吏部尚書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
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
氏爲文昭皇后遷黜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
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
至公爲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
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
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
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爲前
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
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
垂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
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
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
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暉及諸宗室
爲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
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
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尚書郎婁
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

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
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
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
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
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
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
逼鄴城慕容農擊定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
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
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
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

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
驃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
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
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
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
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
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
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
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楊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
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

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二爲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爲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剋晉陽垂進圖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

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剋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叅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是夜魏師

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
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
以爲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叅合之
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叅合之
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
中山自率大衆出叅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寶與農
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
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叅合見往
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
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
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
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
在軍魏又聞叅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
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俎陽以太元二十一
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
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
從政彊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
行之僞諡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載記第二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

以爲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僞位大赦境內
改元爲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爲太師左光祿大夫
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
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
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
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才藝有雄略垂深奇之
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
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
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
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
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
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
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爲皇
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
貌而蠢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
陽司馬慕容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
潞川爲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
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
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
距之中書令畦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糧不

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
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
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
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
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
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
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
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
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栢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
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

營相持上下兇懼二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
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
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
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
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
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
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
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
赴中山麟旣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
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

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
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
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
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爲太子有恨
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
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
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
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百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
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
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

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
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
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
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
會爲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
內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
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
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
會逾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
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

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

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
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
爲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
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
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
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
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
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衆
皆響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
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

汗引寶入于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卽隆安
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
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諡寶惠愍皇
帝廟號烈宗皝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
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
無桑及虜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虜終而
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沈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
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
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

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
沖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
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
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
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
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
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手相授
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
而遣之歲餘永誅雋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垂問
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
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
父全之風烈寶卽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
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刺
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
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眞
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
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
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
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
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

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佞淫荒事汗無禮盛因問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墻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衆于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旣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卽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爲獻莊皇帝尊寶

后段氏爲皇太后全妃丁氏爲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爲
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
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爲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
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
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
東園爲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
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
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
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闖關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
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

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勳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
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
中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
陽璆祕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
聖豈不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
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
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
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
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
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

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
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
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
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
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
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
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
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
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
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
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
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
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
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
安危爲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
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
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
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鷓鴣之詩歸非於
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
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

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
仁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
政成王以爲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
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
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
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
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
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
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
伊尹之勳有高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
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
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
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
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
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
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
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
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
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
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

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入無德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

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旱旣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而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旣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勅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

忠節早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

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興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輿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瀆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諡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

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爲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卽位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

熙遂僭卽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臺爲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

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僞諡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諡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爲

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剗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

如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躄躄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襜褕中有弊氊遂賜

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入坐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轎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

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弒之及其諸子同殞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諡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大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秃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秃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深沈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卽天王位復姓高氏大

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
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
有差熙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
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
班桃仁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雲以几距
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諡惠懿皇帝
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
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
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
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
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
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
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退舉踰石門
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
扣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於黎陽返
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佞斯備夫以
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
殊二霸衆微一旅倚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

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苻氏之
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墻
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
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
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
於匡牀玄妻之資見奇於鬢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
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叢壤宗祀
夷滅爲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
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桀掃燕夷魏釗屠永滅
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
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追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終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書

天

